

---

# 陳靖姑信仰的發展與臺灣現況

羅涼萍 助理教授  
南華大學宗教學研究所

## 摘要

關於民間信仰中的女神信仰，除了媽祖、觀音、王母娘娘、註生娘娘之外，臨水夫人—陳靖姑亦為民間信仰中相當著名的一位主掌生育、保護兒童的女神。而陳靖姑所形成的信仰亦廣為兩岸人民所崇祀，其信仰的儀式內容與區域範圍亦不斷的發展與擴大。

陳靖姑是一位福州人暱稱為「娘奶」的女神，除了具有助產以及保護幼童的特質外，更因為在其傳說故事中的斬蛇除妖，而具有武身的特質。而民間信仰的陳靖姑是儒、釋、道三教合一的最佳典範，其觀音轉世、學法、受封為神，以及擁有高強的法術等，是其信仰發展的特色。隨著信徒的不同需求與社會環境的改變，其神職的功能性也逐漸轉變，但專司婦幼保護的神職功能依然不變。

本文將從文獻記載探討陳靖姑信仰的來源、演變及發展，並分析陳靖姑信仰在民間流傳的故事中所呈現出的女神形象：具有生育神的神能，並具有降妖伏魔的武身特質。並從其傳說故事中，探討陳靖姑生平事蹟中的脫胎祈雨、斬蛇護產與女巫成神的宗教意涵，並且探討目前臺灣對於陳靖姑信仰的發展現況，以及該信仰的特色與重要意涵。

關鍵字：陳靖姑、臨水夫人、生育神、婦孺保護神

---

## 一、前言

在中國東南沿海和臺灣，廣為流傳著陳靖姑的傳說故事和信仰活動。它開始於唐代，盛行於明清，經過歷代的傳承，至今未衰。而陳靖姑的信仰地域範圍，除了福建之外，還有浙江、臺灣、東南亞等地方，信仰流傳的區域範圍相當廣。在文獻記載中陳靖姑原是一位女巫，藉由其傳說故事及靈驗事蹟不斷在民間擴大與流傳，逐漸轉變成為一位地方性的女神。其信仰發展中心係由福建古田縣一帶至福州，藉由民間傳說故事的發展、民俗活動、

宗教儀式等等的流傳，使得陳靖姑的信仰範圍不斷的擴大、延伸。陳靖姑的信仰傳至臺灣後，其神職功能隨著信仰區域的不斷擴大，保佑的功能也被不斷的擴充，但是主司「生育」是陳靖姑傳說的主要內容之一，因此陳靖姑為婦幼神的職能，仍然是陳靖姑信仰的核心。

在中國的社會文化中，自古以來就著重父系子嗣的薪火相傳，並且有「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傳統觀念，女性最主要的職責便是生育，特別是保障子嗣的香火傳承。因此在此社會秩序下所發展出來的女神，能被一般信眾

所廣泛接受，其職司大多與祈子、安產、生育和育兒等等有關的神職性。因陳靖姑死於產難，在成神之後的神職便是以安胎、救產為主要目的。而陳靖姑是一位福州人暱稱為「娘奶」的女神，除了具有助產、保護幼童的特質外，更因為在傳說故事中斬蛇除妖，而具有武身的特質。陳靖姑由原本的一位掌管安產、生育、育兒、護童的神祇，逐漸變成多功能取向的神祇。

近年來以陳靖姑做為相關研究主題者，大致上可分為兩類，一類主要是以研究關於陳靖姑的史料記載、地方志書、民間傳說故事和說唱戲曲為主，從文學及史學的角度進行考察，探討陳靖姑傳說故事的來源、演變及發展，對陳靖姑的各種史料典籍做詳細的比較和整理，將陳靖姑的生卒年代之各種異說做出考據與結論，並分析陳靖姑在民間傳說故事中所呈現出的女神形象；另一類則是對陳靖姑信仰做較深入的研究，例如：由人類學的田野考察方式，結合傳統文獻進行較為深入的分析，探討陳靖姑信仰在福建、浙江、臺灣等地的流傳情形，以及研究陳靖姑信仰有關的民間教派、民俗活動及其相關儀式等等，其民俗活動與儀式均與陳靖姑護產、祈雨、保童之職司有關。本文主要將從信仰與傳說的角度的角度，探討陳靖姑信仰的來源、演變及發展，探索女神陳靖姑在宗教上的角色與地位，並且探討目前臺灣對陳靖姑信仰的發展現況，以及該信仰的特色，進而探究陳靖姑信仰在宗教、社會、文化等方面的意涵。

## 二、陳靖姑的生平事蹟

陳靖姑為閩、臺一帶居民崇祀的女神，在民間信仰當中，陳靖姑是一位保胎護子為主職的神祇。凡是婦女祈孕求嗣、安產、祝禱子女平安成人都會前往祭拜。陳靖姑因屢顯靈跡，除了鄉人為其建廟長年祭拜之外，歷代朝廷下詔書受追封，歷代的封號為：救後唐皇王后產難，封「都天鎮國顯應崇福大奶夫人」；斬白蛇功，閩王璘封「順懿夫人」；救國功，閩王璘加封「崇福臨水夫人」；祈雨功，閩王璘封「崇福昭惠臨水夫人」；宋淳祐間，封「崇福昭惠慈濟夫人」，賜額「順懿」，加封「天仙聖母青靈普化碧霞元君」；清雍正七年皇后宣封「天仙聖母」；清咸豐年間加封「順天聖母」。<sup>1</sup>民間對於陳靖姑有許多稱謂，福建人民的俗稱有：臨水夫人、順天聖母、臨水陳太后、臨水奶、夫人奶、大奶、娘奶等。臺灣俗稱有：娘奶、太后陳靖姑、三奶夫人、南臺助國夫人、臨水夫人媽等。

### （一）出生年代

關於陳靖姑的出生年代，在文獻資料中，有不同的記載。而在所採用的方志史料上，陳靖姑的出生年代以唐代和五代的記載較多。就陳靖姑的出生年代記載，明代黃仲昭的《八閩通志》卷五十八：「順懿廟在縣口臨水。神陳姓，父名昌，母葛氏。生于唐大曆二年（767）。」<sup>2</sup>何喬遠的《閩書》卷一百四十七：「臨水順懿廟。神陳氏女，家世巫覡，父昌、

<sup>1</sup> 魏永竹，〈臨水夫人崇祀在臺灣〉，《臺灣文獻》，民國 80 年 3 月，頁 211。

<sup>2</sup> 黃仲昭，《八閩通志》（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頁 373-374。

母葛氏，生於唐大曆二年。」<sup>3</sup>而姚福均的《鑄鼎餘聞》卷三：「夫人名進姑，福州人，陳昌女，唐大曆二年生。」<sup>4</sup>章竟可修、林咸吉等纂的《古田縣志》卷之五：「順懿廟在縣治東三十里，地名臨水，神姓陳，世巫，祖玉、父昌、母葛氏，生於唐大曆二年。」<sup>5</sup>謝金鑾、鄭兼才總纂的《續修臺灣縣志》卷五：「神名進姑，福州人陳昌女。唐大曆二年生，秉靈通幻。」<sup>6</sup>以上文獻資料的內容，均載明陳靖姑出生於唐大曆二年間。

但是在《三教源流聖帝佛祖搜神大全》關於陳靖姑出生的記載如下：

昔陳四夫人祖居福州府羅源縣下渡人也，父諫議敗戶部郎中，母葛氏，兄陳二相，義兄陳海清。嘉興元年，蛇母興災吃人，占古田縣之靈氣穴洞於臨水村中，鄉人已立廟祀，以安其靈。遞年重陽，買童男童女二人，以賽其私愿耳，遂不為害。時觀音菩薩赴會歸南海，忽見福州惡氣沖天，乃剪一指甲化作金光一道，直透陳長者葛氏投胎，時生於大曆元年甲寅歲，正月十五日寅時誕聖，瑞氣祥光，單體異香，繞闔金鼓聲，若有群仙護送而進者，因諱進姑。<sup>7</sup>

可見在《三教源流聖帝佛祖搜神大全》記載陳

靖姑生於大曆元年（766），而在《羅川志》中的記載是：「崇福宮，其神姓陳，諱靖姑，生於唐大曆元年正月十五日，福州下渡人。」<sup>8</sup>因此關於陳靖姑的出生年代也有記載是唐大曆元年。而在《三教源流聖帝佛祖搜神大全》中記載：「後唐皇王后分娩，艱難幾至危殆，爾乃法到宮，以法催下太子。宮娥奏知，唐王大悅，敕封都天鎮國顯應崇福順意大奶夫人。」<sup>9</sup>因此生於西元 766 年的陳靖姑，卻能到西元 923 年的後唐替皇王后助產，前後時間差了一百多年，同一文本，但時間點卻前後矛盾。除此之外，由《中國歷史紀年表》來看，西元 766 年，以干支來換算應該是「丙午」年而非甲寅年，甲寅年乃是大曆九年，西元 774 年，<sup>10</sup>由此可見關於陳靖姑出生於唐大曆元年的說法是有待考證的，因此陳靖姑的出生年較為可靠的說法是唐大曆二年。

## （二）天生神異及世巫

《閩書》記載陳靖姑具有神異的能力：「臨水順懿廟，神陳氏女，家世巫覡，父昌、母葛氏，生於唐大曆二年，神異通幻。」<sup>11</sup>陳靖姑的法力來自巫覡的家庭。《古田縣志》提到陳靖姑「神異通靈」的記載為：「神姓陳，世巫，祖玉、父昌、母葛氏，生於唐大曆二年，神異

<sup>3</sup> 何喬遠，《閩書》（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頁 4366-4367。

<sup>4</sup> 姚福均，《鑄鼎餘聞》（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9），頁 316-320。

<sup>5</sup> 章竟可、林咸吉，《古田縣志》（中國方志叢書第壹百號）（臺北：成文出版社，清乾隆十六年刊本，1967），頁 134。

<sup>6</sup> 謝金鑾、鄭兼才，《續修臺灣縣志》（臺北：文建會，2007），頁 458。

<sup>7</sup> 李豐楙、王秋桂主編，《三教源流聖帝佛祖搜神

大全》明西天竺藏版七卷本（臺北：台灣學生書局，1989），頁 179。

<sup>8</sup> 王雅儀，《臨水夫人信仰與故事研究》（臺南：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2），頁 43。

<sup>9</sup> 李豐楙、王秋桂主編，《三教源流聖帝佛祖搜神大全》，頁 180。

<sup>10</sup> 陳逸芳，《陳靖姑傳說與文學研究》（臺中：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7），頁 11。

<sup>11</sup> 何喬遠，《閩書》（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頁 4366-4367。

通靈。」<sup>12</sup>與《閩書》的記載類似，強調陳靖姑的神異能力都是源自於世代相傳的巫覡家庭。

《續修臺灣縣志》亦記載陳靖姑具有「秉靈通幻」的能力，並且記載陳靖姑不但能夠祈雨，也能夠救人產難。在《續修臺灣縣志》的記載為：

臨水夫人廟，在寧南坊，今移在東安坊山仔尾，乾隆五十一年，里人梁厚鳩眾建。神名進姑，福州人，陳昌女，唐大曆二年生，秉靈通幻。嫁劉杞，孕數月，會大旱，因脫胎祈雨。尋卒，年僅二十有四。訣云：「吾死後必為神，救人產難。」<sup>13</sup>

在此記載陳靖姑具有「秉靈通幻」的神異能力，並且嫁劉杞之後，懷有身孕數月，當時發生旱災，陳靖姑為了進行祈雨的儀式，脫胎祈雨而死，年僅二十四歲。並且立誓於死後要成為神，以救人產難。

巫覡的職能多為能降神、預言、祈雨、醫病、禳災等，藉由巫覡人們能夠與鬼神交通。因此，溝通神與人的巫覡變得十分重要。巫覡文化為閩地的風俗特色，以福建古田為發源地的陳靖姑，她天生擁有神異的能力，並且具有世巫的家世背景，因此在其傳說故事中，從女巫的身分，進而成為庇佑鄉民、為民除害、救人產難的女神。

### （三）觀音化生

陳靖姑生而穎異，由巫覡身份成為女神，但是在明代的《三教源流搜神大全》裡提到陳

靖姑為觀音指甲轉生。而關於「觀音化生說」又分成了觀音指甲化生與觀音指血化生兩種不同的說法。清代兩部重要的陳靖姑小說《閩都別記》及《臨水平妖》，皆持觀音指血化生的說法。但是，在民間曲藝部分，又出現另一種觀音彈天柱生指血的說法。<sup>14</sup>因此，總結清代以後陳靖姑為觀音轉世的說法將會出現下列三種不同的情節：

#### 1. 觀音指甲轉生

陳靖姑為觀音的指甲轉生主要是根據《三教源流搜神大全》的記載：「時觀音菩薩赴會歸南海，忽見福州惡氣沖天，乃剪一指甲化作金光一道，直透陳長者葛氏投胎，……繞聞金鼓聲，若有群仙護送而進者，因諱進姑。」<sup>15</sup>此記載說明陳靖姑是觀音菩薩剪一指甲化作金光投胎，故陳靖姑為觀音的指甲所轉生。

#### 2. 觀音指血轉生

陳靖姑為觀音指血轉生的情節出現在清代《閩都別記》與《臨水平妖》，這兩本小說皆提到陳靖姑為觀音指血轉生，在《閩都別記》第二十一回的記載為：

觀音彈指血云與王小二之魂由金甲神童送去福州南台下渡地方，血云送陳家投胎，王小二送劉家投胎。……其陳家長者明昌，妻葛氏，未曾生育，亦祈禱于喝水岩觀音前，夢吞紅云懷孕，於大唐天祐元年正月十五日，產下一女孩，臨盆之時異香滿室，取名靖姑。<sup>16</sup>而在《臨水平妖》第一回的記載為：「觀音大士自咬指頭，一點佛血，丟在福州下渡陳昌家

<sup>12</sup> 章竟可修，林咸吉等纂，《古田縣志》，頁 134。

<sup>13</sup> 謝金鑾、鄭兼才，《續修臺灣縣志》，頁 458。

<sup>14</sup> 王雅儀，《臨水夫人信仰與故事研究》，頁 98。

<sup>15</sup> 李豐楙、王秋桂主編，《三教源流聖帝佛祖搜神

大全》，頁 179。

<sup>16</sup> [清]里人何求，《閩都別記》（上）（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頁 132。

中，轉世為女，取名陳靖姑。」<sup>17</sup> 觀音自咬指頭，指血轉生為陳靖姑，為民間對陳靖姑出身普遍的印象，在民間的曲藝中，像閩劇《陳靖姑》等都採用這種說法。

### 3. 觀音彈天柱指血轉生

這個說法出現在《陳十四奇傳》中，故事情節為：四月初八蟠桃會時，天上眾仙為了大展神威，約定誰能以一指彈動凌霄殿前的鑲金白玉天柱，即為神通廣大。席上唯有觀音能以一指彈天柱，然觀音亦因彈天柱使得食指受傷，滲出三滴鮮血，觀音命龍女以金盤承接。後來回到南海普陀潮音洞時，發現纏繞於木梳上的兩根白髮已私逃下凡，化為雌雄兩蛇，危害人間。於是命令龍女將金盤中的三滴鮮血灑落民間，降生信女，日後為民除害，此信女即為正月十四出生的陳十四。<sup>18</sup> 這類情節有一個十分特殊之處，即是它十分仔細的說明了觀音血化為紅雨後，為陳靖姑的母親吞食入腹，因此才得以受孕，產下陳靖姑。其他說法多只是簡略的提到觀音將指血（或指甲）送入胎中。

#### （四）閩山學法斬蛇妖

關於陳靖姑至閩山學法的記載，除了《晉安逸志》及《三教源流搜神大全》之外，都未提到陳靖姑師承學法的主題，而在內容上，這兩本亦未詳說陳靖姑學法的過程。在《三教源流聖帝佛祖搜神大全》描述陳靖姑兄陳二相為蛇妖所困，她為了救兄長，前往閩山學法，拜洞王女為師，學得驅雷破廟罡法，斬蛇妖為

三，救出兄長。其記載如下：

嘉興元年，蛇母興災吃人，占古田縣之靈氣穴洞於臨水村中。鄉人已立廟祀，以安其靈。遞年重陽，買童男童女二人，以賽其私願耳。遂不為害。時觀音菩薩赴會歸南海，忽見福州惡氣沖天，乃剪一指甲化作金光一道，直透陳長者葛氏投胎。時生於大曆元年甲寅歲，正月十五寅時誕聖。瑞氣祥光，罩體異香，繞聞金鼓聲，若有群仙護送進者，因諱進姑。兄二相曾受異人口術瑜珈大教正法，神通三界，上動天將，下驅陰兵，威力無邊，遍救良民。行至古田臨水村，正值輪祭會首黃三居士供享，心惡其妖，思靖其害，不忍以無辜之稚啖命於荼毒之口，敬請二相行法破之，奈為海清酒醉填差文券時刻，以致天兵陰兵未應，誤及二相為毒氣所吸，適得瑜仙顯靈，憑空擲下金鍾罩，覆仙風所罩，邪不能近，兄不得脫耳。進姑年方十七，哭念同氣一系，匍往閩山學法，洞王女即法師傳，度驅雷破廟罡法，打破蛇洞，取兄，斬妖為三。<sup>19</sup>

在此書中記載陳靖姑前往閩山學法，拜洞王女為師傅，獲得驅雷破廟罡法，斬除蛇妖，救出兄長。

另外在《十國春秋》、《退庵隨筆》、《處州府志》和《閩雜記》均有提到靖姑學得祕籙符篆。《十國春秋》的記載為：「靖姑，守元女弟也，常餉守元于山中，遇餒嫗，發簞飯飯之，遂授以秘籙符篆，與鬼物交通，驅使五丁，鞭笞百魅。」<sup>20</sup> 《退庵隨筆》中的記載為：「吾鄉

<sup>17</sup> 王見川，《明清民間宗教經卷文獻續編》（臺北：新文豐，2006），頁 114。

<sup>18</sup> 王雅儀，《臨水夫人信仰與故事研究》，頁 100。

<sup>19</sup> 李豐楙、王秋桂主編，《三教源流聖帝佛祖搜神

大全》，頁 179-180。

<sup>20</sup> 清·吳任臣撰，《十國春秋·閩十》（臺北：鼎文書局，1985），頁 659。

婦女必崇祀臨水陳氏夫人，所傳靈異事蹟非盡無，因嘗閱十國春秋，乃知為陳守元女弟……有女弟子名靖姑，餉守元於山中，遇餒嫗，發簞飯，飯之，遂受祕籙符篆。」<sup>21</sup>《處州府志》中的記載為：「順懿夫人廟在麗水縣治西，太平坊鶴鳴井南，祀閩中女子陳靖姑。引十國春秋曰：靖姑陳守元女弟子也，嘗餉守元於山中，遇餒嫗飯之，遂授以符篆，驅使五丁。」<sup>22</sup>而《閩雜記》中的記載為：「陳夫人亦稱臨水夫人，閩中各郡縣有廟婦人奉祀尤謹，梁莛林退庵隨筆，載夫人名靖姑，古田縣臨水鄉人，閩王璘時，夫人兄守元，有左道隱居，山中夫人嘗餉之，遂受祕籙符篆，役使鬼神。」<sup>23</sup>因此，關於陳靖姑的師承淵源，至少有二種不同的記載，其一是餒嫗授予靖姑祕籙符篆，其二是閩山洞王女授予靖姑驅雷破廟罡法。

陳靖姑前往閩山學法，拜洞王女為師傅，獲得驅雷破廟罡法，主要的目的為了斬除蛇妖，救出兄長。在《三教源流聖帝佛祖搜神大全》中的記載為：「嘉興元年，蛇母興災吃人，占古田縣之靈氣穴洞於臨水村中。……進姑年方十七，哭念同氣一系，匍往閩山學法，洞王女即法師傳，度驅雷破廟罡法，打破蛇洞，取兄，斬妖為三。」<sup>24</sup>在明、清的方志中，最早記載陳靖姑斬蛇傳說的是《八閩通志》，其記載為：「臨水有白蛇洞，中產巨蛇，時吐氣為疫厲。一日，有朱衣人執劍，索白蛇斬之。」<sup>25</sup>在文本中雖然只有短短的五個字「索白蛇斬之」，卻也知道陳靖姑最早是因為斬蛇有功而

被崇祀的。何喬遠《閩書》中記載：「臨水有白蛇洞，吐氣為疫，一日，有朱衣人執劍索蛇斬之。鄉人詰其姓名，曰：『我江下渡陳昌女也。』忽不見，亟往下渡詢之，乃知其為神，遂立廟祀焉。」<sup>26</sup>在陳靖姑傳說的記載中，主要的對手是「蛇」，不管是生前斬蛇的情節，或是死後誅蛇之傳說，都有提到斬蛇的情節。在眾多方志中以《三教源流聖帝佛祖搜神大全》的敘述最為完整精彩，陳靖姑不論是出生、學法、滅妖，都與「斬蛇妖」有關。

### （五）脫胎祈雨

陳靖姑於二十四歲時，因為「脫胎祈雨」而死，並在臨終時說：「吾死後不救世人產難，不神也。」因此，陳靖姑就成為救人產難的「生育神」。關於陳靖姑「祈雨」的事蹟，在《八閩通志》、《閩都記》、《閩書》、《古田縣志》及《臺灣縣志》均有記載。但是在《八閩通志》和《閩都記》中的記載，陳靖姑只是個「禱雨暘、驅疫厲、求嗣續」的女巫，且對人們的祈求莫不響應。而在《閩書》、《古田縣志》及《臺灣縣志》中均記載陳靖姑因「脫胎祈雨」而死亡。

關於陳靖姑「脫胎祈雨」的事蹟在《閩書》、《古田縣志》及《臺灣縣志》中的記載分別如下：

臨水順懿廟。神陳氏女，家世巫覡，父昌、母葛氏，生於唐大曆二年，神異通幻，嫁劉杞，孕數月，會大旱，脫胎往祈雨，果如注，因秘洩，遂以產終。訣曰：吾死後不救世人產難，

<sup>21</sup> 陳逸芳，《陳靖姑傳說與文學研究》，頁 25。

<sup>22</sup> 陳逸芳，《陳靖姑傳說與文學研究》，頁 25。

<sup>23</sup> 陳逸芳，《陳靖姑傳說與文學研究》，頁 25。

<sup>24</sup> 李豐楙、王秋桂主編，《三教源流聖帝佛祖搜神

大全》，頁 179-180。

<sup>25</sup> 黃仲昭，《八閩通志》，頁 373-374。

<sup>26</sup> 何喬遠編撰，《閩書》，卷 147 靈祀志，頁 4366-4367。

不神也。卒年二十有四。自後靈跡顯著。(《閩書》卷之一百四十七靈祀志古田縣條)<sup>27</sup>

順懿廟，在縣治東三十里，地名臨水，神姓陳，世巫，祖玉、父昌、母葛氏，生於唐大曆二年，神異通靈，嫁劉杞，懷身數月，會大旱祈雨，響應術神，而身已告殞矣。訣云：吾死後不救世人產難，不神也。卒年二十有四，自後靈跡顯著。(《古田縣志》卷之五壇廟)<sup>28</sup>

臨水夫人廟，在寧南坊，今移在東安坊山仔尾，乾隆五十一年，里人梁厚鳩眾建。神名進姑，福州人，陳昌女，唐大曆二年生，秉靈通幻。嫁劉杞，孕數月，會大旱，因脫胎祈雨。尋卒，年僅二十有四。訣云：吾死後必為神，救人產難。(《臺灣縣志》)<sup>29</sup>

在《閩書》、《古田縣志》及《臺灣縣志》中的記載皆說明陳靖姑嫁給劉杞之後，已經懷有身孕數月，但此時福州發生大旱，為了拯救天下蒼生，陳靖姑只好將孕胎取出，施展法術祈求天降甘霖，不料陳靖姑最後卻因耗損元氣流產而亡，並且於臨死之前立誓於死後必為神，以救人產難。

陳靖姑「脫胎祈雨」的事蹟，是建構陳靖姑信仰崇拜的重要母題之一。脫胎祈雨而亡，應該是陳靖姑傳說故事較早的原型，在早期的方志中大多保有這方面詳細故事情節的記載。在傳說故事中記載陳靖姑身為女巫為民眾禱雨暘、驅疫厲與求嗣續等等巫術的神聖性服務，展現出其特殊禳解災難的神能。<sup>30</sup>陳靖姑身為女巫，因「脫胎祈雨」而產難身亡，

加上其死亡時的宏願，謂「吾死後不救世人產難，不神也。」這樣的事蹟就成為陳靖姑的成神之道，使陳靖姑因而成為婦女與孩童的專業守護神。

### 三、陳靖姑信仰的傳說故事

關於陳靖姑信仰的傳說故事，它始於唐代，盛行於明清，其內容不斷的增加與演變，但為一般大眾所熟知的是關於陳靖姑脫胎祈雨、斬蛇收妖、救人產難等，這些傳說故事在元、明兩代已經初見其起源。從歷代陳靖姑傳說故事的記載中，可以瞭解到陳靖姑的生平事蹟，得知確有其人的存在。並從其傳說故事中，可以得知陳靖姑信仰的內容與發展，以及陳靖姑的神職功能等等。透過史料的記載，可以瞭解陳靖姑傳說故事的內容以及陳靖姑信仰的發展狀況，以下將藉由史料的記載，分析陳靖姑的傳說故事在每個時期的發展方向及信仰特色。

#### (一) 元、明時期的記載

元代張以寧的〈順懿廟記〉是目前所見到最早記載陳靖姑的文獻資料，文中的記載主要是在記載元代重修臨水夫人廟的過程，但是對於陳靖姑的生平事蹟，以及傳說故事並未有詳細的描述。由記載元代官員重建臨水廟的事實，反映當時陳靖姑的信仰在元代已經有所發展，臨水夫人—陳靖姑已具有一定程度的聲望。

從元、明時期的史書及地方志的記載，我

<sup>27</sup> 何喬遠編撰，《閩書》，卷 147 靈祀志，頁 4366-4367。

<sup>28</sup> 章竟可修，林咸吉等纂，《古田縣志》，頁 134。

<sup>29</sup> 謝金鑾、鄭兼才，《續修臺灣縣志》，頁 458。

<sup>30</sup> 鄭志明，〈陳靖姑信仰與法派的宗教型態〉，《新世紀宗教研究》，2：3（臺北：2004），頁 71-72。

們可以將陳靖姑的信仰傳說故事分為下列幾個部分：(一)〈順懿廟記〉、《八閩通志》、《閩書》、《古田縣志》、《羅川志》的內容記載都說明陳靖姑為江南下渡人，生於唐大歷年間，父昌、母葛氏，嫁劉杞，家世巫，因脫胎祈雨而亡，在此階段中，陳靖姑最主要的職能為禱雨暘、驅疫癘與求嗣續。(二)《繪圖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在此書中的記載陳靖姑生於唐大曆元年，觀音化指血而生，為羅源下渡人，兄為陳二相、義兄陳海清，向閩山洞王女學法，其職司為保童、催生、護幼與除妖。在此陳靖姑學法於閩山洞王女，有可能是陳靖姑學法於閩山派的濫觴。<sup>31</sup> (三)《搜神記》的內容記載陳靖姑生於唐大曆年間，年幼時便能事先預言，剪鴛鴦能令上下飛舞，齧木為牛馬可令其行，可見陳靖姑自幼即不同於凡人，能施行法術，並未嫁劉杞與脫胎祈雨，僅只「未字而歿」，符合道教女神完美的形象，而在此的職能為保護信眾免於水旱災之災難。<sup>32</sup>

從明代的文獻資料記載之內容看來，陳靖姑信仰在明代最主要的神職功能即在於祈雨、斬蛇以及護產。陳靖姑傳說故事中有關於祈雨的記載有《八閩通志》：「神陳姓，父名昌，母葛氏。……凡禱雨暘，驅疫厲，求嗣續，莫不響應。」<sup>33</sup>而《羅川志》：「其神姓陳，諱靖姑，……由巫為神，鄉人祀之，禱雨暘，驅早癘，與凡祈年求嗣，無不立應。」《閩書》：「神

陳氏女，家世巫覡，父昌，母葛氏。……嫁劉杞，孕數月，會大旱，脫胎往祈雨，果如注，因祕洩，遂以產終。」<sup>34</sup>而在《古田縣志》中的記載為：「神姓陳，世巫，祖玉、父昌、母葛氏，……嫁劉杞，懷身數月，會大旱祈雨，響應術神，而身已告殞矣。」<sup>35</sup>與《閩書》的記載類似。由以上的記載，可見「祈雨」是陳靖姑信仰中相當重要的神職功能，身為女巫的陳靖姑為鄉人禱雨暘，驅早癘，驅疫厲等，展現出其為民禳解旱災的神能，並且因為脫胎祈雨而死於難產，為鄉民解除旱災而犧牲自己的性命，這也是陳靖姑的主要成神之道。

關於陳靖姑「斬蛇」的傳說故事，在《八閩通志》已有記載陳靖姑斬白蛇，鄉人立廟崇祀，其記載為：「順懿廟，在縣口臨水。神陳姓，父名昌，母葛氏。……嫁劉杞，索白蛇斬之。鄉人詰其姓名，曰：我江南下渡陳昌女也。忽不見，巫往下渡詢之，乃知其為神，遂立廟於洞上。」<sup>36</sup>在《閩書》中亦有記載：「臨水有白蛇洞吐氣為疫，一日，有朱衣人執劍索蛇斬之。鄉人詰其姓名，曰：我江下渡陳昌女也。忽不見。巫往下渡詢之，乃知其為神，遂立廟祀焉。」<sup>37</sup>而在《古田縣志》中亦有與《閩書》相同的記載。另外在《繪圖三教源流搜神大全》中的記載為：「嘉興元年，蛇母興災吃人，占古田縣之靈氣穴洞於臨水村中。……進姑年方十七，哭念同氣一系，匍往閩山學法，洞王

<sup>31</sup> 陳芳伶，《陳靖姑信仰的內容、教派及儀式探討》（臺南：國立臺南師範學院鄉土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頁 22。

<sup>32</sup> 康詩瑀，〈臨水夫人信仰研究—以地方史書、史料記載及傳說故事發展為例〉，《史匯》第十期（桃園：2006），頁 215。

<sup>33</sup> 黃仲昭，《八閩通志》，頁 373-374。

<sup>34</sup> 何喬遠編撰，《閩書》，頁 4366—4367。

<sup>35</sup> 章竟可修，林咸吉等纂，《古田縣志》，頁 134-135。

<sup>36</sup> 黃仲昭，《八閩通志》，頁 373-374。

<sup>37</sup> 何喬遠編撰，《閩書》，頁 4366—4367。

女即法師傅，度驅雷破廟置法，打破蛇洞，取兄，斬妖為三。」<sup>38</sup>以上的記載，說明陳靖姑的另一個神職功能是斬蛇。在陳靖姑信仰中這種神職功能形成的主要原因與當時的社會環境有很大的關係。盛行於福建的陳靖姑傳說中所出現的妖怪，皆為蛇妖，這樣的記載主要與閩地的自然環境有關。從自然環境而言，福建地區多丘陵、氣候濕熱，林木蔚然，因此蟲蛇多，甚至危害到人的生命，因此陳靖姑的傳說故事中斬蛇的神職功能就成為其重要的母題之一。另外從歷史文化之特色來看，有些學者認為與古代閩族的蛇崇拜有關，蛇原本是族群的神聖性圖騰，但是唐宋以後在漢文化的衝擊下，蛇從圖騰降為妖物，展開一場又一場的神妖大戰，因此陳靖姑就成為斬蛇除妖的象徵性神明。<sup>39</sup>因此，明代陳靖姑的信仰，是與閩地特殊的地理環境、民間文化特色相結合影響而發展的。而且陳靖姑斬蛇妖的傳說，也並非獨立形成發展的，是與當地的傳說、民俗風情相結合，以形成陳靖姑信仰的豐富內容。

陳靖姑信仰中主要的神職功能為「護產」，主司「生育」是其信仰的核心，在陳靖姑的傳說故事中，明代關於陳靖姑立誓救世人產難的記載有《閩書》以及《古田縣志》，其內容皆記載陳靖姑於脫胎祈雨時，因難產臨終時所立下的誓言：「吾死後不救世人產難，不神也。」在《繪圖三教源流搜神大全》中，因救唐王皇后於產難，被唐王敕封為「都天鎮國顯

應崇福順意大奶夫人」，其內容記載為：「後唐王皇后分娩，艱難幾至危殆，爾乃法到宮，以法催下太子，宮娥奏知，唐王大悅，敕封都天鎮國顯應崇福順意大奶夫人。」<sup>40</sup>因為陳靖姑死於產難，故陳靖姑在成神之後的神職便以安胎、救產為主要目的，陳靖姑因而成為婦女與孩童的專業守護神。在中國的社會文化中，自古以來就著重父系子嗣的薪火相傳，並且有「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傳統觀念，女性最主要的職責便是生育，因此在此社會文化秩序下所發展出來的女神，而能被一般信眾所廣泛接受而崇祀著，其職司大多與祈子、安產、生育和育兒等等有關的神職性。而在陳靖姑的傳說故事中，因其死於難產並立下救世人產難的宏願，故「護產」就成為陳靖姑信仰的主要核心內容，因此陳靖姑信仰中其神職功能的發展與流傳，其「救產護幼」的神職功能成為其信仰的特色，而陳靖姑救人產難的事蹟就成為其主要的成神之道。

## （二）清代時期的記載

清代以後，關於陳靖姑的史料記載、地方志書及傳說故事比明代時期多，而陳靖姑的傳說在明代時已趨於完備，所以，清代的記載都以明代的傳說故事為其基礎。而在小說、說書以及地方戲曲等資料也出現以陳靖姑為主題的相關故事。若說明代是陳靖姑故事的醞釀時期，那麼清代則為傳說故事發展成熟的時期，而一般民間熟知的陳靖姑傳說故事的內容，多出現在清代的小說或戲曲當中，在於

<sup>38</sup> 見明刻繪圖本，《繪圖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全卷七），卷四，〈大奶夫人〉（臺北：聯經出版社，1980），頁183—184。

<sup>39</sup> 徐曉望，《福建民間信仰源流》（福州：福建教育

出版社，1993），頁44。

<sup>40</sup> 見明刻繪圖本，《繪圖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全卷七），卷四，〈大奶夫人〉，頁183—184。

形式的表現上，呈現出更多元化的陳靖姑傳說故事。<sup>41</sup>清代有關陳靖姑信仰記載的方志有：《十國春秋》、《西洋宮碑記》、《福寧府志》、《僊遊縣志》、《閩雜記》、《福建通志》、《順昌縣志》、《臺灣縣志》等。這些清代地方史料的記載，其內容與明代的史料大抵相似。清代陳靖姑傳說故事的小說《閩都別記》與《臨水平妖》在史料與民間講唱文學的基礎上發展，對於陳靖姑的家世出身、修道除妖、救產佑民等情節，創造出更完整且豐富的傳說故事。這兩本小說所創造出的陳靖姑傳說故事更影響了民國以來出現在民間的各種陳靖姑小說、戲曲、講唱等地方藝文作品。

清代的史書及地方志書中，有關陳靖姑傳說故事的記載除了大多沿襲明代的版本之外，其中有幾點是不同於明代的記載：第一，陳靖姑的神職發展至清代便多了「求男女嗣」及「保痘疹」的功能，這些在明代的史書及地方志書中並無記載，在明代只強調陳靖姑有「賜子」的功能，但並未能替信眾求得男丁或是女娃。第二，清代志書中曾有多次提及清代皇帝對陳靖姑封號的敕封，在明代的記載，陳靖姑僅被敕封為「崇福昭惠慈濟夫人」，但在清代則獲得多次的敕封。<sup>42</sup>在清代史書及地方志的記載中，可看出陳靖姑神職功能的增加與延伸，以及皇帝敕封的封號增加，因此藉由封號增加的次數，可看出陳靖姑信仰發展至清代是更為廣泛及普遍性。

陳靖姑信仰是和傳說故事同步發展而來

的，根據文獻的記載，陳靖姑的信仰起於唐代，陳靖姑是唐代的一位道姑或是女巫，因救人產難，死後被神化。在最初的傳說中，還沒有出現「鬥蛇」的情節。到了五代時，陳靖姑的傳說仍在福建流傳，並開始有了人與蛇鬥的情節。到明代，陳靖姑的傳說進一步發展，才有比較完整的故事情節。清代，是陳靖姑傳說發展更為豐富的時期，通過民間口頭的傳承，不僅豐富了「鬥蛇」、「斬蛇」的情節，同時描述陳靖姑誅滅其他妖魔的許多故事，強調她的驅邪功能。其中清里人何求的《閩都別記》，可說是集陳靖姑傳說故事的大成，他將民間傳說加以綜合、渲染、豐富，成為第一部反映陳靖姑事蹟的長篇章回傳奇小說。這一時期，陳靖姑的傳說故事情節更加曲折，內容更加豐富，陳靖姑的驅邪除妖形象更加的突出。因而在福建民間有「媽祖是文的，靖姑是武的」的說法。<sup>43</sup>在清代，陳靖姑信仰在閩、臺、浙各地發展的相當興盛，各地建臨水夫人廟甚多，香火鼎盛，民間凡求子、祈雨、驅疫等，均前往禱告，可見當時陳靖姑的信仰及其職能已大大的加寬，演變成爲多功能的女神。

地方信仰和民間的傳說故事是密切相關的，凡是有神的地方，一定就有該神的傳說。在這方面，陳靖姑信仰的傳說故事就發展的相當豐富。歸納陳靖姑傳說故事的內容，大致可將其分爲四個類型：

1、誕生傳說：陳靖姑的出生和觀音菩薩有關係，其誕生人間，皆爲「誅滅蛇妖」。故事富

<sup>41</sup> 王雅儀，《臨水夫人信仰與故事研究》，頁 95-96。

<sup>42</sup> 康詩瑀，〈臨水夫人信仰研究—以地方史書、史料記載及傳說故事發展爲例〉，頁 219。

<sup>43</sup> 葉大兵、葉麗婭，〈陳靖姑信仰及其傳說研究〉，見林瑤琪主編，《婦孺保護神—臨水夫人》（臺中：臺灣省各姓淵源學會，1999），頁 28-30。

有神話色彩，情節奇妙動人。

2、學法傳說：大多為記載陳靖姑為報兄仇，在山上學法的傳說。在拜師學法的傳說中，更清楚地記載陳靖姑所學法術的內容，這個部分可能是受到當時神魔小說盛行的影響。

3、滅妖傳說：斬蛇是陳靖姑傳說的主體，同時和妖魔展開鬥爭，情節生動，內容豐富。在除妖方面，陳靖姑所除的妖魔種類和數量都增加許多。

4、歸天傳說：陳靖姑之所以證道升天，主要導因於脫胎祈雨而亡，這類的傳說是陳靖姑神格獲得昇華的表現，其中有「脫胎求雨而死」、「坐壓蛇首而死」、「觸犯天條而死」等等，都十分的感人。<sup>44</sup>

由於陳靖姑的信仰傳說故事在明、清二代已漸形完備，因此在民國時期方志的記載，與明、清兩代並無太大的不同。而《平潭縣志》與《福建通志》是一脈相承的，而從《霞浦縣志》的記載中，可以發現它把《古田縣志》、《羅川志》、《晉逸安志》、《萬曆志》中有關於陳靖姑的傳說故事均加以記載，可見陳靖姑的傳說故事從明代開始流傳以來，雖然有不同的說法，但是這些說法在民國時期也已被一般信眾所熟知，可見陳靖姑的信仰傳說故事已經在當時廣泛的流傳。<sup>45</sup>

陳靖姑的信仰和傳說具有強大的生命力，至今仍為人們崇祀的對象，其中可能有經濟的、政治的、文化的因素，也有歷史的、地理的因素。同時，也和傳說故事本身的情節魅力

有關。因為如此，陳靖姑即成為我國東南沿海地區歷代人民的守護神，並且成為人們人生過程中重要的「生育神」。在陳靖姑的信仰和傳說故事的流傳過程中，其中的「除妖救難」、「消災祈雨」對現代社會而言，可能是一種神話，但「保婦佑孺」與「保佑平安」的功能性需求，仍和現代社會結合而廣被接受。陳靖姑的信仰和傳說故事，可說是在福建民間流傳的一種民間信仰。在傳說故事中，陳靖姑由女巫學道，而成為神，這一切傳說故事的轉變，有宗教融入的色彩，並具有宗教宣導教化的功能。

#### 四、陳靖姑信仰在臺灣的現況

由於陳靖姑傳說故事不斷的流傳，藉由地方志書、史料的記載，以及在民間口耳相傳的傳說故事，或是地方性的戲曲小說、說書等等的方式，使得陳靖姑的信仰由原先的福建古田一帶，遍及整個閩江流域，甚至流傳至臺灣，建立了許多崇祀臨水夫人—陳靖姑的廟宇，並產生相關的信仰習俗與俗民活動。臺灣在清代的移民，大多是漳州、泉州兩地的移民，而陳靖姑的信仰是較偏向於大陸閩北地區的鄉土神明信仰，屬於地方性女神特質。陳靖姑信仰在臺灣發展的主要原因是因為清初的移民環境下，有大量的先民移墾入臺。當時因禁止攜帶家眷的政令限制下，移民者當中主要是以男性為主。而陳靖姑的神職在大陸地區一直是被視為婦孺保護神，因此，移民者對於

<sup>44</sup> 葉大兵、葉麗婭，〈陳靖姑信仰及其傳說研究〉，見林瑤琪主編，《婦孺保護神—臨水夫人》，頁33。

<sup>45</sup> 陳芳伶，《陳靖姑信仰的內容、教派及儀式探討》，頁30。

「婦女」及「兒童」保護神的需求，比較不像媽祖、王爺、保生大帝等其他神祇來的必要。<sup>46</sup>因此，在台灣的臨水夫人廟在其數量而言，並不像媽祖廟、王爺廟、保生大帝廟、關帝爺廟等那麼鼎盛。

#### （一）臺灣香火鼎盛的臨水夫人廟

臺灣的陳靖姑信仰最早應開始於清代，若根據廟方自行刊印的沿革誌看來，以高雄市大社區的「碧雲宮」為最早祭祀臨水夫人的廟宇，於康熙四十六年開始祭祀。根據內文記載，當時一位大陸來的移民路過當地，將其家鄉所帶的香火袋掛於樹上，臨行前忘了帶走，當地居民在晚上時候，看見其發出紅光，以為神明顯靈異象，便在當地蓋起了一間「三奶壇」，當時祭祀的情形應該是非常鼎盛，因此當地便稱「三奶壇」。但是，或許當地在清代仍屬於較於偏僻的地區，因此，關於該間的廟宇記載並不見於清代地方志。<sup>47</sup>

當時清代的移民者中，以漳、泉兩地的移民者較多，福州的移民者則較少。但就陳靖姑的信仰分布區域看來，則是以福建至古田一帶為中心，<sup>48</sup>由於福州人在移民者中算是少數，也造成陳靖姑的信仰在臺灣的發展有一定的範圍，由上述清代所建立的臨水夫人廟看來，我們卻發現清朝所建立的臨水夫人廟宇主要是由漳、泉人以及福州人所建，而在這些廟宇中，也包括了迄今仍香火鼎盛的白河臨水宮、台南臨水夫人媽廟，這也說明了清代臨水夫

人的信仰雖然集中於閩北、福州至古田一帶，但其信仰應該也是流傳至漳、泉一帶，而且對當地有一定的影響。因此，才會隨著漳、泉、福州等地的移民將陳靖姑的信仰傳播至臺灣。

49

目前臺灣民眾崇拜臨水夫人—陳靖姑的信仰甚為普遍，幾乎各縣市皆有崇祀臨水夫人的廟宇，其中一座香火鼎盛的廟宇是白河臨水宮，本宮創建於康熙年間（西元 1661 年），經由先賢自福建省古田縣大橋南臺臨水宮，恭迎臨水夫人金身及聖旨勒封南臺助國顯祐夫人神位來臺。到臺灣後，為了生計，四處奔波，為了延續香火，奉敬助國夫人，就在現址臨時搭建一座茅草厝，命名為「夫人媽廟」，後來改名為「臨水宮」，供奉三奶夫人，兩邊配祀觀世音菩薩及王母娘娘。<sup>50</sup>現今白河臨水宮香火鼎盛，每年農曆正月十五日，臨水夫人聖誕千秋日，各分壇撥駕回宮進行過爐進香等儀式，各方面眾信徒也回宮參拜，香火非常鼎盛，可見臨水夫人—陳靖姑信仰在臺灣發展的盛況。

另一座香火鼎盛的廟宇是臺南臨水夫人媽廟，為臺灣臨水夫人廟有名之一。原廟創建於清乾隆年間（西元 1736 年），本廟供奉三奶夫人，左右宮奉祀註生娘娘、花公、花媽、大聖爺（丹霞大聖）、福德正神、三十六宮婆姐等。臺南臨水夫人媽廟將道教三奶派的開祖三奶夫人（陳靖姑、林紗娘、李三娘）供奉為

<sup>46</sup> 康詩瑀，〈台灣臨水夫人之研究—以白河臨水宮、台南臨水夫人媽廟為例〉，頁 53-54。

<sup>47</sup> 康詩瑀，〈台灣臨水夫人之研究—以白河臨水宮、台南臨水夫人媽廟為例〉，頁 53。

<sup>48</sup> 莊孔韶，〈銀翅〉（北京：三聯書局，2000），頁

355。

<sup>49</sup> 陳芳伶，〈陳靖姑信仰的內容、教派及儀式探討〉，頁 82。

<sup>50</sup> 魏永竹，〈臨水夫人崇祀在臺灣〉，《臺灣文獻》，頁 218。

主神，可見當時三奶派在臺灣具有一定程度的發展。目前臺灣民間信仰多將臨水夫人—陳靖姑奉為護國佑民、救產佑童的女神，在臺灣各地所供奉的三奶夫人，以臨水夫人為主神的「三奶派」，已成為道教淨明道的一個教派，稱為「閩山三奶派」。從臨水夫人—陳靖姑信仰在臺灣發展的情況，可以窺見三奶派目前的現況，因為陳靖姑信仰的相關宗教儀式，與閩山三奶派的科儀有密切的關係。

## （二）臺灣陳靖姑信仰的發展

臺灣最早記載出現陳靖姑的史書為謝金鑾所編寫的《臺灣縣志》，而該本書內容記載關於陳靖姑的相關事蹟，也成為後來其他臺灣方志所記錄的範本。在《臺灣縣志》中，陳靖姑被指為福州人，因脫胎祈雨而亡，後而有斬白蛇及救陳清叟子婦產難，在宋淳祐年間被封為「崇福昭惠慈濟夫人，賜額『順懿』。」復加封「天仙聖母青靈普化碧霞元君」。<sup>51</sup>陳靖姑的神職性是為民斬妖除魔，因此一般大眾的心中便把陳靖姑視為「武身」的身分。除此之外，為了滿足世俗大眾的需求，陳靖姑護產與掌管生育的功能也一再被強調。因其神職及功能性的原因，陳靖姑的信仰流傳至臺灣以後，仍是以求子及護童為主。但是，由於陳靖姑神職功能性的轉變，並在人們心靈需求的期待下，增加越來越多的神職功能，由原先的婦孺守護神，變成一個無所不能的女神，這是一般民間信仰發展的趨勢。

陳靖姑的神格隨著信仰的發展和傳說的不斷豐富，亦隨著不斷變異和擴大。其演變大體經歷了三個階段：開始是個道姑或女巫，後來被奉為「生育神」，其職能是救產護幼，為廣大婦女所崇拜。隨著斬蛇傳說的發展與豐富，使陳靖姑成為除妖滅魔的道姑而上升為驅邪之神，其職能轉變為保佑地方太平，合境平安。最後由於歷代統治者的加封和人們信仰的擴大，成為一個包括求子、保育、驅邪、祈壽、求財、航運平安等多功能的女神。<sup>52</sup>陳靖姑信仰的發展，由一個女巫而變成一位萬能的地方神，符合了我國地方神祇發展變化的一般規律。而在陳靖姑的神職演變過程中，雖然「斬蛇傳說」具有重要的影響，但主司「生育」是陳靖姑傳說的主要核心，因此陳靖姑為婦幼神的職能，仍然是陳靖姑信仰的核心。

臺灣陳靖姑信仰的儀式內容通常與其神職相關，主要著重在生育方面，表現在民俗上的活動比較少。而在陳靖姑信仰的相關儀式中，「栽花換斗」、「請奶過關」、「請花祈子」等等，總是成為儀式的核心。<sup>53</sup>而以臺南臨水夫人媽廟為例，儀式的內容通常與其神職相關，儀式分為三方面，主要為生育事項。而臨水夫人身為婦幼保護神，在陳靖姑的信仰圈中，信仰者所祈求的項目中，與生育相關的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1、婚後遲未生者，向奶娘「請花祈子」，百花橋上百花爭豔，紅花生女、白花生男。為求一

<sup>51</sup> 康詩瑀，〈台灣臨水夫人之研究—以白河臨水宮、台南臨水夫人媽廟為例〉，頁 53。

<sup>52</sup> 葉大兵、葉麗婭，〈陳靖姑信仰及其傳說研究〉，見林瑤琪主編，《婦孺保護神—臨水夫人》，頁 39-40。

<sup>53</sup> 劉冠伶，〈論臨水夫人生育神職—以「禱雨暘、驅疫厲、求嗣續」三元素進行的考察〉，收錄於《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研究生論文集刊》第 10 期，2008.05，頁 72。

舉得男，因此向臨水夫人請白花，祈求生男。  
2、「護產」，懷孕八、九個月時，向臨水夫人廟請香火，保佑生產順利。

3、「誼子」，16歲前，為求平安長大，因此求奶娘庇祐，做「奶娘的孩子」。<sup>54</sup>

臺南臨水夫人廟主要的法事有處理嬰靈、祭改補運、求子、久年不孕、換花（換性別）、梗花穠（調理身體機能）、梗四柱元神、祭小兒關煞、抽刀箭、祭流霞（孕婦血崩危機）、拜契夫人媽、斬桃花、做十六歲等等。其中「栽花換斗」是廟內主要為解決不孕問題的法事。

<sup>55</sup>臨水夫人媽廟有十分特殊的「換肚」習俗，「換肚」即是改變肚裡嬰兒的性別，婦女懷孕時，擔心自己肚裡的小孩為女嬰，祈求臨水夫人將肚裡的女嬰換成男嬰。另一種說法是，娘家要到市場買個「豬肚」送到女婿家，將豬肚燉煮給女兒吃，希望藉此「換肚」，讓孕婦生個男孩。

臺灣民間信仰一般多將臨水夫人—陳靖姑視為註生娘娘，然而這兩者之間卻未必是完全相等的。註生娘娘為一生育女神，掌管懷孕、生育、撫養、教子等，陳靖姑因為有助產、註生男女、庇護幼童等事蹟，因此亦被當作是生育神，故有稱為註生娘娘者。因此可以說臨水夫人—陳靖姑為註生娘娘，但卻不能明言註生娘娘就是臨水夫人。因為「註生娘娘」只是一個名詞，意指女性生育神，並沒有特定專

指某一個人，只要民間某個地區，或某個宗教信仰當中，缺少了一位職司生育的女神，註生娘娘就會被人民依當地當時的需要而創造出來。<sup>56</sup>因此陳靖姑到底是不是註生娘娘，則要以該廟註生娘娘的誕辰而定，若該廟的註生娘娘誕辰日為元月十五日，那就可以肯定該廟將註生娘娘視為臨水夫人—陳靖姑，若是非如此，則該廟的註生娘娘可能為其他神明，所以，任何女神皆有可能為註生娘娘，只要這位女神主掌或兼司生育之事，即可以用註生娘娘的稱號來稱呼。

陳靖姑的信仰傳至臺灣後，其神職隨著信仰區域的不斷擴大，保佑的功能也被不斷擴充，除繼承舊有的婦幼神職外，故事中與劉杞的婚姻自由且美滿，也成為廣大婦女心嚮往的願望。祈求的願望也從開始的求子護佑，轉而也祈求婚姻美滿。另一方面，因臺灣當時為瘴疫之地，而逐漸轉向萬能解厄神，職能不斷擴大。雖然陳靖姑的傳說是以斬妖除魔為人稱道的，但最終陳靖姑信仰廣傳卻是以婦幼神職為依歸。來臺後的臨水夫人，也因應臺灣人的需求，開始重拾除邪去崇的神職。<sup>57</sup>總而言之，臨水夫人—陳靖姑的神職從除崇、保平安，現今連事業順利與否也請求臨水夫人庇蔭，祈求驅除百害、趕走周邊陰邪，以求不受到干擾而平安順利，可見陳靖姑的神職功能在民間信仰中不斷的發展與擴大，這也是臺

<sup>54</sup> 曾美香、薛麗芳，〈臨水夫人的造神背景與傳播特色〉，《寧德師專學報》第2期，2009年2月，頁47。

<sup>55</sup> 蔡佩如，〈花、女人、女神—臺南市臨水夫人媽廟換花儀式的性別意義〉，《民俗曲藝》第149期（臺北：2005），頁139。

<sup>56</sup> 王雅儀，〈臨水夫人信仰與傳說故事〉，頁162-163。

<sup>57</sup> 劉婉琪，〈閩臺臨水夫人信仰研究〉（嘉義：南華大學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亞太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頁93。

灣民間信仰對於神祇崇祀的特色之一。

## 五、結語

關於陳靖姑的身世和事蹟，有各種不同的說法，而最早有關陳靖姑的文獻記載，為張以寧所撰的〈順懿廟記〉，根據〈順懿廟記〉的記載，古田縣臨水廟是建於唐代，而《古田縣志》也記載該廟建於唐貞元年間，也就是陳靖姑死後不久所建，由此可見陳靖姑信仰在唐代後期已逐漸形成。其相關的傳說故事，可見於各地方志書、民間文學和戲曲及小說中，另一方面在宗教儀式方面的科儀亦可見。陳靖姑的傳說事蹟不僅在中國的地方志有記載，更多豐富的傳說故事則是從民間小說或戲曲發展出來。由地方志書、史料記載及一般民間口耳相傳的傳說故事，使陳靖姑的信仰由原先的福建古田一帶，遍及整個閩江流域，甚至流傳至臺灣。

陳靖姑的信仰為福建地區的民間信仰，其信仰與傳說故事流傳於閩、臺一帶，在眾多的女神之中，陳靖姑信仰和媽祖信仰皆是區域性的女神信仰文化，然而陳靖姑生前是一位女巫，藉由其傳說故事被民間不斷的擴大渲染及發揚，使她成為福建一帶的婦孺守護神。而她的信仰範圍從福建古田一帶一直延伸至福州，更藉由傳說故事的渲染、民俗活動的交流、宗教儀式活動等等，使陳靖姑的信仰文化越來越擴大。再加上清代的移墾社會中，有不少移民皆是來自閩、粵一帶，因而使陳靖姑的信仰藉由移民的方式在臺灣落地生根。

陳靖姑的信仰在福建崛起發展，由一個地方小女巫成為擁有廣大信徒的保護神祇，其

原因在於神職的特殊功能性，保護婦女免於產難之苦、護佑幼兒成長。由於陳靖姑死於產難，並有死前誓言救人產難的傳說，因此成神之後的神職便以安胎、救產為主要目的，成為福州民眾稱其為「救產護童」的保護神。陳靖姑也因其斬蛇鬥法的傳說，成為漢族信仰中少數具有「武身」形象的女神。而陳靖姑的神職與功能性的轉變，因信眾越來越多、範圍越來越廣泛，在人們心靈需求的期待下，其護祐的職能也不斷的擴大，增加越來越多的神職功能，由原先的婦孺守護神，最後變成一個無所不能的女神。

陳靖姑與湄州媽祖同屬於福建的地方女神，但相對的，陳靖姑受到朝廷賜封的次數遠不及媽祖，再加上在臺灣之泉州移民為數較少，因此臨水夫人—陳靖姑在民間的信仰勢力始終不如天后備受各方青睞，無論在信仰勢力或研究數量上，皆無法與天后媽祖相比。而陳靖姑信仰之研究目前得到的關注不算太多，早期的學者主要使用史學的角度研究陳靖姑其人其事，因此經常在陳靖姑之生卒年代或傳說紀錄之可靠性上考據印證。近幾十年來由於民俗學、神話學與宗教人類學的研究，有些學者開始從宗教儀式或教派上加以討論，逐步能撇開傳說之史實性的辨證，進而從更廣泛的宗教信仰文化觀點入手。然而，目前對於陳靖姑傳說故事與信仰本身之宗教意涵與儀式功能之研究仍有待開發。

## 參考文獻

1. 王見川，《明清民間宗教經卷文獻續編》，臺北：新文豐，2006。

2. 王雅儀,《臨水夫人信仰與故事研究》,臺南: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2。
3. 李豐楙、王秋桂主編,《三教源流聖帝佛祖搜神大全》,明西天竺藏版七卷本,臺北:台灣學生書局,1989。
4. [清]里人何求,《閩都別記》(上),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
5. 何喬遠,《閩書》,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
6. 林瑤琪主編,《婦孺保護神—臨水夫人》,臺中:臺灣省各姓淵源學會,1999。
7. 明刻繪圖本,《繪圖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全卷七),卷四,臺北:聯經出版社,1980。
8. 清·吳任臣撰,《十國春秋·閩十》,臺北:鼎文書局,1985。
9. 姚福均,《鑄鼎餘聞》,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9。
10. 陳芳伶,《陳靖姑信仰的內容、教派及儀式探討》,臺南:國立臺南師範學院鄉土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
11. 陳逸芳,《陳靖姑傳說與文學研究》,臺中: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7。
12. 章竟可、林咸吉,《古田縣志》,中國方志叢書第壹百號,臺北:成文出版社,清乾隆十六年刊本,1967。
13. 康詩瑀,〈臨水夫人信仰研究—以地方史書、史料記載及傳說故事發展為例〉,《史匯》第十期,2006.09,頁 201-234。
14. 黃仲昭,《八閩通志》,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
15. 鄭志明,〈陳靖姑信仰與法派的宗教型態〉,《新世紀宗教研究》,2:3,2004.03,頁 62-97。
16. 謝金鑾、鄭兼才,《續修臺灣縣志》,臺北:文建會,2007。
17. 魏永竹,〈臨水夫人崇祀在臺灣〉,《臺灣文獻》,42:1,1991.03,頁 209-234。